

让“咬噬”国企的“蛀虫”无处藏身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新华社2月7日的报道称，从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情况看，一些人内外勾结围猎国有资产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

现实中，人们耳闻目睹的类似内外勾结现象，亦如新华社的报道所说，并非个案。

好的项目、工程，交给自己子女经营的公司去做，手续、资质可以造假搞定；需要采购的东西，让亲朋好友的公司中标，超市货标出大商场的价格，原因“你懂的”；承包一公里的高速公路、铁路有时便能让一家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一些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差钱”，今天看来，有些“不差钱”其实是很强的目的性或者说指向性的，即那些“被慷慨”的对象都是有关系、有门路以及日后有利益可交换、输送的“内”人。

如果把国有企业和他们负责经营的国有资产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树显然已经长了不少虫害，有的虫子在外面发力，有的虫子在内里“咬噬”，并且内外配合协作。长此以往，大树怎么可能枝繁叶茂？

内外勾结之下，多少国有资产成了个人家产？被巡视的，一下子便露出了“马脚”，而那些尚未被巡视的，有多少能保证自己清白？

国有资产流失，不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是国企领导和他们的“亲友团”、“朋友圈”的问题，而且是事关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事情。这当中的有些行为会造成不正当竞争，而不正当竞争显然侵害了那些试图正当竞争者的利益，进而会影响整个行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些行为会使一些资质不健全、业务不熟练甚至毫无经验、技术可言的企业获得修路架桥、铺设管道线缆的机会，

而实际上他们只把这当作谋取最大利润的机会，不会考虑工程质量如何、能用多长时间，近年来，那些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甚至闹出人命豆腐渣工程并不鲜见；有些行为还伴随着一些腐败、违法之事，破坏经济生态的同时破坏着法治生态。

内外勾结，靠山吃山、靠船吃船、靠油吃油，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这样的事情其实不仅存在于国企，还存在于一些权力机关和部门，尤其是一些有审批权、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比如，有的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人收了企业的好处费之后，允许其上马各种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为其各种排污行为打掩护；有的负责安全监管的工作人员也因为勾结后的利益颇丰，而一再容忍和纵容着那些违规生产和操作之事。内外勾结，说到底，是靠权力吃权力，靠资源吃资源。

本该在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等方面做出表率 of 的国有企业，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他们在“国”字头的掩护下，逃避监管，享受种种法外特权，损公肥私，进而使国有资产和公众利益遭受双重损失。

人们更关心的是，当下，如何遏制更多的勾结？如何规范国有企业的资金、项目运作，规范国企高管及各级管理人员的权力与职责？如何及时发现并查处那些将国有资产收入个人腰包的行为？中纪委对部分国企的上述巡视只是开始，接下来，要进一步实现对国企监管、巡视的全覆盖，依据党纪国法清除更多的“国企蛀虫”，问责到人。同时，要完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厘清国企及其管理人员的权责和身份，要发现并堵上各种制度漏洞，压缩内外勾结的可操作空间。

“泄露商业秘密”：拙劣的辞退理由

□毕晓哲

对62岁的环卫工郭保民来说，2月5日是让他伤心的日子，这天下午，工作快七年的他和老伴儿被陕西西安洋东新城一家保洁公司辞退，理由是其“泄露商业秘密”。郭保民称，所谓“商业秘密”是其在同事被车撞倒后告诉了报社，并说出了公司的名字。（见2月8日《华商报》）

“泄露商业秘密”，好大一顶帽子。首先，什么是商业秘密？按照相关法律解释，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是企业的财产权利，它关乎企业的竞争力，有的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而公司员工被车撞，显然不符合这些特征。

其次，这一事件中，环卫工究竟有没有权利披露“同事被车撞”的信息？应该说，环卫工被车撞，主要责任其实不在企业，而在于肇事方。这不是企业的内部事宜，而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一个社会案件。别说是同事，就是路人，也有权利爆料或者披露。对此，保洁公司有什么好狡辩的呢？

保洁公司“兴师动众”地就把员工辞退了，理由还很“奇葩”，对员工权益的践踏和漠视让人气愤。这是在警告公司其他员工，不要随便说话，影响公司形象，否则有你好受的——“泄密”只是幌子，打击报复、以儆效尤才是真的。

此番事件也暴露出一线环卫工权益保障的孱弱。据报道，郭保民和老伴儿从2009年就开始从事环卫工作，但保洁公司没和他们签订任何书面合同，这显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面对企业如此行为，环卫工多年来并没有提出异议，可以想见，他们的无奈和所处的弱势地位——工作不能没有丝毫怨言，否则公司有一万种理由可以开除你。类似的事情，前段时间还发生过一例，天寒地冻中工作数小时的一名环卫工因为“烤火”被开除，企业称“违反公司纪律”、“不利于治理大气污染”云云。幸亏媒体介入，这位环卫工的工作才得以保全。或许在企业看来，环卫工只有“当牛作马”的份儿，而不该主张任何权利，这是否是一线环卫工真实、普遍生存状况？

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相关部门要有更多积极的行动和作为。

就以春节拜年为例，对于远在外地的亲朋好友，自然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拜年，但是那些就在身边的，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亲朋好友，还是应该多一些登门拜访，或者是一起外出聚会。拜年只是一种形式，借拜年的机会聊聊近况、加深感情才是目的，这是网络拜年无法替代的。更何况，如果年轻人沉浸在“网络春节”中无法自拔，或许会冷落了自己的父母亲人。

“网络上的新年”是一种“新常态”，平衡好“网络春节”与现实春节的关系也是一种“新常态”。



好“网络春节”与现实春节的关系也是一种“新常态”。

据了解，成立于2005年9月8日的致诚农民工中心，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全国第一家依托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10年里，该中心共接待来访、电话和网络咨询62457件，涉及农民工19.7万人次，金额4.6亿元以上。

“呼格案”真凶赵志红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呼和浩特2月9日电（记者张宝通 通讯员杨青华）今天上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赵志红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认定其为“呼格吉勒图案”真凶，并以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赵志红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显示，赵志红供述，1996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其骑自行车下班离开工地，途经一毛家大院，去公共厕所方便，听见女厕里有清脆的脚步声，就产生了强奸的念头，遂进入女厕所实施了犯罪。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1996年4月至2005年7月间，赵志红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连续实施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犯罪共计21起。其中，采取扼颈、溺水、刀刺等手段故意杀人致10人死亡；采取胁迫、殴打、捆绑等手段强奸妇女、幼女共13名（其中1人未遂）；多次持械拦路、入户抢劫财物价值3.14万元；实施盗窃8起（其中2起未遂），盗窃财物价值3500余元。“呼格吉勒图案”代理律师苗立认为，赵志红案追加“4·9”尸案受审，认定其为真凶并宣判，体现了法治的公平正义，虽历经波折，但彰显了法治进步的力量。

“剥夺监护权案”唤醒沉睡的条款

□雷泓霖

据2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月4日，在江苏徐州铜山区法院，我国首例民政机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开庭审理。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由民政部门担任小玲（化名）的监护人。这将开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的起点，“标志着沉睡了近30年的法律条款终于被激活，那种面对孩子在家庭遭受严重伤害而无可奈何的局面终将结束”。

尽管我国法律中有“监护权撤销”的概念，比如《民法通则》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但由于大多数国人仍将教育孩子当做“家务事”，外人不好插手，相关职能部门很难及时发现和处罚，这一条款几乎成了“僵尸条款”，有些未成年人也因此未及时得到法律救济。

广州市妇联去年发布的一份反家暴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暴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仅37.5%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打孩子属于家庭暴力行为，很多人仍然认为家长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极端案件，比如有母亲把女儿饿死在家中，有父亲性侵女儿，这给未成年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摧残。

正因此，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监护人有性侵害、遗弃、虐待未成年人等七种情形之一的，民政部门等可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可以判决撤销，并指定其他监护人。

教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对监护权的认识和理解也应与时俱进，孩子是家庭的宝贝，也是祖国的未来，为每个孩子提供必要的保护，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如果孩子正常的成长环境和权益受到剥夺和侵犯，相关部门就应该担当起“公共庇护”的责任。

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国家保护已是一种世界性做法，比如美国《防止儿童遭受虐待法案》中有明确的“强制报告”制度，即与孩子接触的人员，如邻居、医生、教师、卫生保健人员等，只要怀疑儿童在家庭中可能遭受暴力就可以报告相关机构。

他山之石值得借鉴，警醒和震慑更多“不良监护”，让儿童成长和监护走出“家务事”，外人不该“多管闲事”的误区，为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完善并落实相关的救济制度和规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和古典戏法表演，京剧“和平杯”十大名票的崔晓云还推掉商演，为他们演唱了空城计选段。

这种名为“一个人的春晚”的演出形式，是文艺小分队为社区特困、残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养老院老人送去的特殊温暖，即使观众只有一个人，他们也会精心演出。从2008年小分队成立至今，已经演出近百场。

新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兰说，二十多年来，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始终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服务内容以形式不断丰富创新，从最初的送煤、送菜、送炉具，到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同时也为志愿者量力而行，经常参与提供了多种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经常没时间照顾子女，社区志愿者就组织了“流动花朵”活动，每周都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唱歌、画画，带他们做游戏，让这些“流动花朵”也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卢梅生的母亲陈秀文是当年13个志愿者发起人之一。卢梅生虽然身患脑血栓，61岁的他依然认领了小区的卫生保洁志愿岗。在朝阳里社区，很多居民一家两代、甚至三代人都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者。

南开大学教授唐忠新说，朝阳里社区志愿者来自普通百姓，倡导的是凡人善举，志愿服务的种子很容易在群众的心中深深扎根、发芽，不仅实现了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还推动了社区志愿服务代际传承，接续发展。

（据新华社天津2月9日电）

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名罪犯9日伏法

据新华社武汉2月9日电 记者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今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的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执行死刑。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依照法律规定，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安排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会见了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



在“网络春节”与现实春节间寻找平衡

□苑广阔

据2月8日《现代快报》报道，对很多人来说，网络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过年也不例外。QQ抢红包、网购年货甚至年夜饭，除夕夜选择泡在网上，微信拜年取代登门拜访……“年味”在网络世界似乎格外浓厚。当春节变得越来越网络化，也少了点民俗味和人情味，多了点虚拟化和快餐化。

随着春节临近，网络上的“年味”确实越

来越浓厚。这既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潮流与趋势，也是一种必然。网络购物，一方面可以避免人们数九寒天奔波采购的辛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人们选购年货的范围，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都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传统遭遇网络，“网络上的新年”也势必成为一种老百姓过年的“新常态”，我们应该学会适应。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通过网络“过大年”，按照此消彼长的关系，现实中的年味难免受到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再为53名农民工成功讨薪 十年公益维权助农民工挽回损失2亿元

部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53位农民工经人介绍，向致诚农民工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在了解案情后，该中心指派经验丰富的时福茂、高军生和张志友三名律师承办此案。2014年1月13日，53名农民工与绿凯园林公司、陈桥劳务合同纠纷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案件的办理过程“一波三折”，在经历了一审、被告上诉、撤回上诉和强制执行后，全部工钱终于在立案一年后执行到位。

“从取证到开庭，公益律师忙了一年多的

2014年度“华西村杯”中国农村新闻人物揭晓

本报讯 2月7日，由农民日报社、华西村和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共同主办的“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座谈会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举行。会上揭晓了2014年度“华西村杯”中国农村新闻人物推选结果，大连金玛集团董事长王延和当选年度杰出人物。

大连金玛集团董事长王延和积极推动农村商品流通，以诚信守信、用良心经营商品著称，在众多推选人中脱颖而出，荣获2014年度“杰出人物奖”。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党支部书记郭志成等4人获颁“创业富民奖”，河南省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等4人获颁“情系三农奖”，浙江省东阳市斯村党支部书记

阿拉山口的问侯

本报记者 李元程
本报通讯员 李德勇

2月7日上午9时，阿拉山口。赵杰和往常一样，站在国际联运大厅，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工作人员检查票据、办理货物交接。

阿拉山山口岸作为“亚欧大陆桥”的西桥头堡，是中国与中亚、欧洲各国贸易往来的陆路交通枢纽。春运开始了，赵杰感觉近来货运量比平时增加了不少，“开了好多趟中国到中

亚、欧洲的货运班列，很多都要经由这里出境。”

29岁的赵杰是位于新疆最西部的阿拉山口火车站的一名翻译，负责将一张张往来中国至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货票翻译成中文进行货物交接。赶上运输高峰期，赵杰常常加班加点地翻译货票：数量、名称、品类、地址……这些重要信息一旦出错可能会造成两国间贸易沟通问题。忙到深夜，反复核对信息，这已成为常事。

赵杰看着一趟趟货运列车在自己的手中

办理过货，交接，从这里走出国门。“在国门站工作我感觉自己肩上责任挺大的，也很自豪。”

“本来打算今年春节回家的，但这段期间口岸过货量大，缺翻译，等到过完年再回家看父母吧。”老家在东北的赵杰在阿拉山口站工作6年，只回过一次家。

离家4000多公里，在遥远的阿拉山口，一闲下来赵杰就会给家里打电话，问候一声父母。“放心吧，这里跟咱家一样，也在下雪，我在这里挺好的。”